

都市
荒园

躁动



都市荒园系列丛书

符树忠 / 著

远方出版社

躁 动

符树忠

远 方 出 版 社

2000 年·呼和浩特市

责任编辑:苏那嘎 王炜烨

封面设计:木君

都市荒园系列丛书·躁 动

主 编:杨 博

作 者:符树忠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8 号

邮 码:010010

电 话:0471 - 4928118(出版发行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58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 - 80595 - 637 - 5/I·259

定 价:全十册 198.00 元,本册定价 19.80 元

都市荒园系列丛书

编 者 的 话

竞争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得与自己斗。灵魂与肉体、金钱与精神、竞争与人情、是非与得失像一座座山拦在我们面前，我们思考、我们痛苦、我们冲动、我们忏悔，我们义无反顾地一边谴责自己一边放纵自己，我们称我们的时代为“都市荒园”的时代，我们回避不了适者生存。

我们的时代是需要榜样却又缺少榜样的时代，于是有了《都市荒园系列丛书》。“都市荒园”汇集国内优秀作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洞察与关注，我们将这一直面当代青年奋斗历程的书系，献给所有在竞争环境下不懈努力而今天依然没有倒下的青年。希望人们从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在是与非、得与失的冲突中，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崩溃与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的断层中，人们的酸甜苦辣属于这个继往开来的时代！这个时代缺少纯粹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成功了，身后也会可能留下是是非非。当你痛苦、当你迷茫、当你无助的时候，请你相信，我们与你同在！

《都市荒园系列丛书》力求塑造当代青年面对前所未有的所竞争环境执著奋斗的形象，真实面对当代青年在信仰危机、价值重组、道德变迁的现实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脉络、情感躁动和道德取向，是一部大变迁年代中国青年步履艰难的奋斗史。

杨 博

内 容 简 介

《躁动》是《都市荒园系列丛书》之一。本书以《江中日报》社记者侯天与电视节目主持人冯月亮的情感生活为线索，通过对报社、电视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官、商生活的描述，展示出在竞争压力、道德变迁的现实环境下人们几近狂躁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侯天，《江中日报》记者，才华横溢、气宇轩昂。在他眼中，冯月亮不仅漂亮迷人，还是他接近成功的桥梁。

冯月亮，省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副省长的儿媳，美丽而放荡在她心中，这座城市里，无论男人还是事业，她都能手眼通天。

陈明达，除了金钱什么都有的暴发户，苦难与卑微造就了他的狂妄与精明。在他看来，服装设计师其实就是裁缝。

张一申，工艺美院讲师，执著于艺术并为艺术出卖情感的男人。

泪珠儿，为了侯天和这座城市献出贞操的乡村女教师，一个古典、凄美的真实。一种现实中国的男人梦寐以求的幻想。

陶轩浒，《江中日报》部门主任，一个被报社与这座城市塑造得没有任何特点与灵性的男人，一个甚至称不上生理意义上的男人。

冯厅长：一个从司机熬成厅级干部的男人，一个要求女服务员陪同洗澡的正厅级主任，一个在美利坚陷入黄色陷阱的高级官员，冯月亮的父亲，唐副省长的亲家。

执着、困惑、亢奋、急功近利、是非不分各种人物，在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相互撕扯、相互妥协和相互交替中完成着各自的人生历程，对于金钱与成功的追求成了人们无可奈何又趋之若鹜的梦想，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堕落与抗争，物欲横流和自我谴责的景观。

第一章 春天里侯天不甘沉默



灰楼是江中日报社的单身宿舍。这幢五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是旧社会的产物，从门楣、窗户上时髦但已腐败的石膏穹顶和走廊里豁然圻裂的罗马柱，看得出它在分崩离析的年代经受过几多巨大的震荡。

灰色的门窗灰色的墙，使住在一楼的年轻记者们，日子过得像太平间一样阴暗晦气。又因为潮湿，他们的衣被在大白天里长出纤巧的蘑菇，深夜亦能看见水渍渗出砖缝在墙面上弥漫。后来，通风良好的采编大楼进一步拓展舆论功能，将农村部、群工部迁到灰楼。年轻的记者们高高兴兴地搬到三楼，他们不再在太阳天晾晒衣被，朝床底下投放生石灰了。然而好景不长，计划生育、见义勇为、抗洪抢险、和关心下一代等诸多的办公机构又把三、四楼也占领了。灰楼成了人民群众的天堂、告状的衙门、打官司的法院。挤在五楼的年轻记者们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嘈杂。他们在楼上唱歌跳舞，泼洗脚水，把煤油炉点燃、熄灭，让浓浓黑烟吹到楼下。从那时开始，崩然不动的灰楼就是江中日报社的文明、象征和全部历史。

现在，这些文明和象征完全被现代化的采编大楼所覆盖。采编大楼在灰楼的对面，黄昏时、夕阳下，俨如腰缠万

贯的娼妇俯视昔日衣衫褴褛的小情人。

灰楼的单人宿舍是由老式办公室改成的。因此，每个房间的门窗是统一的，每个房间的窗户都是一个半。房间东头一个，西头隔墙边半个。在侯天房间里，有一张靠墙横置的床，是那种每年一次公费油漆的单人床。从昨天傍晚起，冯月亮就睡在这张床上。她的长发披散一半遮住面孔，一半搭在胳膊上，靠近面颊和颈窝之间的发梢有些卷曲，显然是经过刻意处理后形成的。她没有穿衣裤，毫无姿势的赤身裸体，仍然具有海豚般流畅的线条。稍后，冯月亮侧身并反手拿掉凸在腰际的枕头，随手扔在床下。她完成这个动作时眼睛没有睁开，原先搭在胳膊上的头发又遮住了她的面孔并被她口中均匀的呼吸轻轻扇动。她丰满的乳房并不因她侧卧显得松弛难看，一颗闪光的胸坠从她乳沟里滑出，在接触床单之际却悬浮着轻轻晃动。这时她醒了。她睁开眼睛坐起来，目光慵懒、妩媚像只梦醒的狐狸。一夜的男女肉搏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疲惫和倦怠，反而浮现出兴奋之余的红潮。

冯月亮赤足下床走在冰凉的地板上，寻找昨夜里急切中乱扔的衣物。她找一件穿一件，一丝不苟。在穿羊毛套裙之前，她从胸罩里掏出那颗闪光的胸坠，送到嘴边亲了一口放回原处，这个动作自然好看，一点也不多余。这胸坠是她在俄罗斯订制的工艺品，晶莹剔透的水晶里镶嵌着一只西伯利亚的大苍蝇，由于透视的原理，被放大的苍蝇的红头、绿背、黑翅膀充满了写实的生命力。

冯月亮在床头某个地方找到自己的提包，掏出粉饼、眉笔和口红，轻描淡写之后她的面孔和她的裸体一样，有种成熟女人妖冶里的庄重。然后，她走到侯天身后站住，一动不

动。侯天仍在通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巷子。

冯月亮伸手绕过侯天的腰间，滑下腹沟，说：“你……看得是不是太认真了？”

侯天没有理会冯月亮那只温柔的手。他甚至连没有看她一眼就离开窗口。

窗口外的采编大楼完全沐浴在早晨的阳光之中，阳光是粉红的有些温热，像婴儿屁股一样柔嫩。有一束光反射到房内，这束儿是活动的，追随着冯月亮的身体直到沙发上。房内弥漫着男人的汗臭，女人的肉香和麦芽发酵后的混合气味。冯月亮拿起茶几上那盒烟，抽出一根，捻在手中玩着。侯天把汽枪放好，开始穿衣裤。裤子拉链大概不活泛，他不得不弯腰，膝盖夹紧裤裆，才把拉链拉到位。这些动作使目步转睛的冯月亮倒在沙发上笑得人仰马翻。

门外走廊里的电话铃响起来，侯天刚要开门去接，门外早有人拿起了话筒。这个人语言简单明快：“找谁？大声点！现在还没上班。”话筒挂了。

声音从门外传到房内，立即平息了冯月亮的笑声。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叹口气又坐下。似乎她再次坐下是侯天强迫的，出于无奈。她在起立坐下之间还特意把她的羊毛套裙拉平一些，以免自己丰满的屁股坐出皱摺。这完全是多余的行为，因为从昨夜到现在，那羊毛套裙早已和她的身体一样几经蹂躏。但这样一来，侯天却发现被她先头捻烂的那根烟的烟丝业已散落在她的两腿间，把她盛白的内裤染成尿色。完全是无意识的，侯天突然很滑稽地蹲在冯月亮的胯前，把那些烟丝扫到手上，丢进茶几上的烟灰缸里，烟灰缸是个不锈钢的牛奶锅。冯月亮把身体朝后挪挪，居然脸红。因为她拿

不定主意是站起来好，还是把本来敞开的两腿更加敞开，实在脱不开挑逗之嫌。

侯天看着红脸的冯月亮，心想，自己和这个女人除了上床、做爱以外，还能做其他事吗？他口里却说：“你刚才问我什么……对，你是说我太认真了？”他不等冯月亮回答。

侯天说这些的语言时没有咬牙切齿。他就站在那半个窗口前，俯看清晰可见的红砖巷子，巷子里三三两两去食堂打开水的人在柔韧的青苔上留下足迹、浓痰、鼻涕和早上必须抛弃的垃圾。

侯天离开窗口和冯月亮一起坐在沙发上：“我要调到农村部去了，这下你就看着我掉膘吧”。“那不见得。”冯月亮说话不再调侃，“你这是过渡，先群工部，后农村部，然后再到社会生活部过渡……这说明有人在培养你，你有希望。”侯天伸手从她颈窝里拈出一根头发，轻轻一吹：“我从来没有绝望过。”她花容一变：“那是因为你是个杂种！你不要什么都不在乎，当你在乎的时候，舞台满员了，你只配唱老生，就象陶轩浒。”

侯天如读天书。

“我懒得多嘴。”冯月亮站起来像个熟谙世事的老妇人，“弄点事给你做。我下期的专题节目赞助单位轮空，你去找家赞助商，你是特邀嘉宾，回扣百分之三十归你，按五万算，三五一万五，等你有了物质上的变化，精神上或许会有进一步要求……”

冯月亮话没说完发现自己已双脚离地，像片树叶从沙发飘到床上。她说：“不行，现在不行。”但侯天还是压住她并把她翻过去，掀起她的裙子。她奋力挣扎，认真投入，侯天

说：“你现在要我拉皮条，是不是晚了？”侯天在脱她的内裤时，她还是很坚决：“不！不！”侯天问她为什么？昨晚他们也是这样开始的。冯月亮解释道：“我在性方面要求很苛刻，从不马虎。”她甚至喊起来：“你放手！我不是你的！”这句话很见效。侯天马上住手停止侵略，爬起来站在一边：“你看，你的模样多么像……”冯月亮重新整理一下头发和套裙，很平静地问侯天“告诉我，像谁？”侯天笑了：“你看来很在乎……”

冯月亮突然伸手像眼镜蛇那样迅疾在侯天的裤裆里抓了一把。她说：“我提醒你，在我面前最好不要提别的女人。”侯天脸上顿时一片夸张的甜蜜的痛苦：“你是不是太霸道了？”冯月亮嗯哼一声：“不错。你千万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说不定我哪天改行开鸭店，你就是头牌舞男。”

二

江中日报社群工部在灰楼一层的东头，由信访接待室、编辑室和主任办公室组成。主任办公室的门很少打开，因为群工部主任陶轩浒喜欢在信访接待室主持日常工作，在好与坏两个极端的来信来访中，挑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容交给属下进行剪裁，编印成内部简讯或通报，分送给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府和其他主管部门，在这个城市上层和基层之间牵起一条藕断丝“联”的热线。

报社早餐铃声响过后，灰楼一楼就会出现陶轩浒的身影。走廊上很安静，没有熄灭的路灯光在他光亮的头顶上移动。陶轩浒依次打开信访接待室和编辑室的门，找块抹布把

所有的办公桌椅抹一遍，然后用扫帚把地面扫一次，即使没有垃圾他也会扫一次。把扫帚放回原处时，陶轩浒会把两个办公室的热水瓶顺手拿出来放在门外。接下来他才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重复一如继往的工作，但时间稍长，恐怕是更加仔细的原因。当他结束每天必不可少的卫生工作，把第三个热水瓶拿到门外放好，上班铃响了，走廊上开始热闹起来。三五成群的人经过红砖巷子涌入走廊，走进各自的办公室，在一片掏钥匙开门声中，陶轩浒提着热水瓶去食堂打开水，并把他所经之处的路灯一一关熄。

一路上，陶轩浒对见到的熟人不分贵贱都不停步，做笑脸，虚与委蛇。陶轩浒的面孔和他严谨的装着一样严肃，难得有些变化。

在众多的场合陶轩浒总是不讲话或少讲话，身居新闻市场素以沉默寡言著称。这种难得的秉性亦给他带来不少现实主义的好处，在历次运动中陶轩浒生活安逸，绝少受到同行的攻击。改革开放以来，他是报社党员评优的“老三届”，更引以为荣的是，他曾多次列席报社党委会议，汇报有关情况和基层意见。陶轩浒感到遗憾的是，现在群工部里的几个年轻人，不懂得然工部位置的重要和个中微妙。

想到身边的年轻人，陶轩浒自然想起跟了他五年的侯天。五年里，侯天是与他讲话最多的人。陶轩浒记得这个年轻人到群工部报到的第一天的样子，面孔白净，嘴上无毛，讲话像流星，亮亮爽爽稍纵即逝。侯天指着信访接待室旁边的门，告诉他：“我就住在隔壁，好近的。”陶轩浒出于关心，问他：“还习惯吧？”侯天打个哈哈：“不习惯。开始，我还以为是招待所呢。”陶轩浒立刻打消了和这个年轻人谈

心，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的念头。但侯天还是毫不察觉地说：“这房子怎么住人？好潮湿、深更半夜猫打架，烦死人。”陶轩浒告诉侯天，自己曾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十五年，两个人，他和他妻子。侯天一脸景仰，随即问他：“那，你们没得病吧？比方风湿、关节炎之类的毛病。”陶轩浒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是有不少毛病，但与住这房子无关。”侯天又是几个哈哈，很嘹亮地震出些尘烟来，他说：“那可不行，我这个人骨头和皮肉很脆弱，我怕得病。”

陶轩浒又气又恼，不知所云。直到某天陶轩浒在半夜里给编辑部打电话，谎称是上访的农民，咨询上访的途径，以考察这个年轻人的工作态度。谁知侯天每次接电话态度甚佳，问寒问暖，告诉他坐几路车，转几路车，招待所的食堂饭菜价格，公共厕所在几楼，详尽周全不分巨细。陶轩浒放下电话心有不忍。他想，这个年轻人太寂寞了，幸亏他不知道这个城市夜生活发达，完全赶上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水平。

陶轩浒把侯天认做自己的关门学生，还是那年，那个六月后的事。当时，报社把各部室的年轻记者和编辑都集中起来，办了个新闻业务学习班，可谓用心良苦。在这个学习班上，陶轩浒主动讲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学习班结束那天晚上，月圆星繁，老师和学员举行联欢会。年轻人唱歌、跳舞、嗑瓜子、嚼槟榔玩得乐不思蜀。在即兴表演节目的时候，侯天却朗诵了拜伦的诗“亲人的丧失”。他的地方方言出人意料地平静清楚，朗诵到中段时，他突然有了激情，声音突然嘎粗而很投入：“……流逝吧虚幻的岁月/你尽可能不再忧愁/可是时间已带走我一切心之所爱/并以暮年的灾厄腐

蚀我以往的年代。”

学习班出现了开始以来的最低潮，对于侯天的表演，被邀请来的电台、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单位的同行都默不作声，只有冯月亮亭亭玉立站起来热烈地，她脸上的表情表达着她的欣赏和真诚拍手，她亮丽的面孔出尽风头。她注视侯天的目光实在令陶轩浒耽心，这位副省长的儿媳是新闻市场中的新闻人物。侯天和她相比，只是刚出壳的小公鸡。

毫无疑问，这是个错误。是陶轩浒的错误，是侯天的错误。陶轩浒不能眼睁睁地看金变成铜，钢变成铁。他问侯天：“你除了吟诗外，还有什么特长？”侯天回答：“我可以唱歌，流行的和不流行的都会那以一点点。”陶轩浒一拍屁股：“这下你得救了。记住，你在下次这种场合，就卡拉OK，拣些节拍鲜明，豪迈一点的歌唱。”侯天说：“社会主义好？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陶轩浒点点头：“不错。”侯天一脸着急：“那我的诗怎么办？”

陶轩浒告诉他，恐怕只有他死了之后，在他的追悼会上凑合着念了。

侯天好气愤，居然说：“你！你这是倚大压小，不公平。”陶轩浒这才有了笑脸，他说：“你还跟我戴帽子？”他拍拍自己光亮的头顶：“我这个脑壳，什么帽子也戴不稳……”他把侯天拉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从台板玻璃下抽出一张小纸片，这纸片烟盒大小，上头工整地抄录着这个城市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其他厅局级领导亲朋好友的乡、村、组的姓名、地址，密密麻麻。陶轩浒提醒侯天：“你再翻过去，还有好多。”

侯天把纸片翻过去，果然还是那些姓氏地名密密麻麻。

陶轩浒又从文件柜里搂出一捆已经编号登记的群众来信来访的资料丢在办公桌上。他问侯天：“依你看，这捆资料重要还是纸片重要？”侯天伸手在资料上拍几下，回答：“当然是它重要。”陶轩浒又笑起来，那笑似乎牵动他的身体在发抖。他吼道：“错了。”他抢过侯天手中的纸片重新放回台板玻璃下面，握着拳头在纸片上头敲了敲：“没有它就没有群工部，没有我现有的陶某人。把打火机给我。”侯天掏出打火机递给陶轩浒，他从资料中随意抽出一叠信，用打火机点燃：“你看看，烧了就烧了，没人知道。但是他们还会写东西来，他们没有钱也没有权，他们有继续斗争的精神。而我们的领导大约在某个黄昏或清冷的早上，才会记得他们的父老乡亲。这是没办法的。你和我都没办法，神仙也没办法。”

侯天有些莫名其妙，他想问个究竟但还没开口就被陶轩浒堵住了：“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侯天点点头：“我明白了，这很公平。”陶轩浒又吼起来：“错了！这不公平。”

陶轩浒从食堂打了开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他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了。报社干部岗位轮换试点，首先从群工部和农村部开始。农村部在灰楼的西头，兵多将多，在全省三十二个县、乡都有通讯员。上周四，党委找陶轩浒谈话，要他去农村部主持工作，最后通牒是今天必须搞好移交。党组还答应他可以带一名骨干过去协助开展工作。连夜来陶轩浒辗转难眠，农村部这条线他很陌生，从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到政府农村办的其他厅局的头头他都不熟悉。此外，他今天

过去，一间办公室有三张办公桌，原有的两个副主任会不会结成同盟对付他。而且，这两个副主任是哪条线上的人，他还一无所知。

陶轩浒把手下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去向，并说明带侯天去农村部的原因，算是解决了一个问题。陶轩浒从台板玻璃下面抽出那张纸片，把它揉皱又抚平，抚平又揉皱。新闻部门是个热闹市场，每个市场中人都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金不换的绝活。现在陶轩浒的绝活是这一张张纸片。他知道，按照现在机关单位流行的用人惯例，一名干部从一个岗位调离去另一个岗位只有两种原因，一是这名干部成绩突出，在新单位过渡一下再荣升更好更高的职位，其次是，年老力衰成了过时的新闻。陶轩浒思前想后觉得两种情况都不适合自己。群工部也是新闻市场，陶轩浒觉得自己一旦离开群工部，就只能做一名远离新闻市场、手心发痒的看客。

陶轩浒把那张充满了密密麻麻的贵姓显名的纸片揉成细细的纸团子纳入口中咀嚼起来，他细细地去感觉口中的那种苦涩、咸酸和腥味。他眼眶一热竟有了泪水。

路过门口的侯天看见了，马上走进来，他粗糙的眼睛不善察言观色。他问陶轩浒：“陶主任，你躲在这里吃什么东西？”似乎要等陶轩浒分点什么给他吃。陶轩浒甚至没看侯天一眼。他面对办公室门，一只胳膊搭在办公桌边上，一只胳膊搭在椅子上，好像只有如此他才胸襟开阔，能咀嚼咽下他口中的纸团。侯天安慰他：“陶主任，您慢慢吃，别噎坏了。”陶轩浒这才站起来，若无其事地交待侯天：“你先过去看一下，把我这张桌子抬过去，把老刘的桌子抬过来。注

意，不要影响其他同志的工作。”侯天说：“好吧。那我的办公桌呢？”陶轩浒想了想：“下午我写个条子，你到行政上批一下领张新的。”

侯天整个上午就在灰楼走廊里东奔西跑。这头，陶轩浒说，先搬办公桌，其他东西以后再说，那头，刘主任说，他的东西都要搬过去。开始，侯天一个人一双手搬些文具、资料、垃圾桶什么的还吃得消。后来，农村部的那两个副主任上班了，他们喝茶、聊天、眼睛毫不放松地盯着搬东西的侯天。那个姓王的特阴毒，侯天搬东西他不作声，等侯天到了门口他却说：“喂，那柜子是我的，你放下……”继而藤椅是公用的，烟灰缸已被刘主任打烂，侯天拿的那个也是公用的。于是，侯天觉得好辛苦，比正常上班辛苦得多。

他告诉陶轩浒：“陶主任，刘主任说，他的东西都要搬过来。”陶轩浒一脸愠色：“搬就搬，和我有什么相干？”侯天连忙解释，这就意味着隔壁办公室的东西都要搬过去。侯天说：“您看，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恐怕会影响午睡，尤其是您老人家的午睡时间，要紧得很。您不在场，我又不该随便乱搬东西，更不敢乱放。”陶轩浒拍案而起：“岂有此理，他们不派人，我们一家的事呀？小侯，你去劳务市场抓两个人来，我不怕他姓刘的不出钱。”

侯天心中窃喜。他慢悠悠地去澡堂洗了个澡，推着自行车在报社大门外吃了份沙码粉，补了早餐的缺。这个城市劳务市场三个，他早已选中市中心的那个，他找两个短工回到报社恐怕是下午的事了。